

漫步红九河畔,天蓝地绿水清,不由得心旷神怡,这正是人们梦想中的新家园!

漫步红九河畔

火红的十月,晴空万里,天高云淡,瓜果飘香,万物丰盈。我漫步在红九河畔上,身边不时有小汽车、电动车飞驰过去,展望眼前广袤的田野,金色稻浪翻滚,稻穗低垂摇晃,稻粒圆润饱满,一派丰收景象,不由得心情激荡,感慨万千——

红九河,这是个富有色彩的河名。当年,开挖红九河是大冈人民的“大手笔”,从原来的西大堆开始,向东横穿,出动了上千劳力,奋战了一个冬天,开挖三十余万土方,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条长长的能排能灌能行船的河道,清清的河水自西向东缓缓流去,两岸人民饮用这甘甜的河水,浇灌田里的庄稼。两岸原来的张家匡、李家垛的“长三亩”“团二亩”的高高低低的田块,平整成整齐划一的条田。散落在田间地头的王家舍、楼家墩的房屋,全都搬到了红九河北岸新建的居民点。居民点前面修筑成公路,路边栽起了树。那时,红九河成了丰收河、幸福河。

四季轮回,周而复始。红九河在匆匆的时光中没能跟上前进的脚步。当年一到秋冬季节,一条条罱泥船,就到河里罱泥,把河底的淤泥罱上来窖草塘,成为庄稼最欢迎的优质有机肥,可罱泥船早不见踪影了。这样,加上雨水冲刷带入河里的泥沙,河底淤积越来越厚,有些段面出现断流。到了夏秋收场之时,不少农户把秸秆推入河中,两岸居民的污水不停地往河里排放,好端端的红九河成了臭水沟。

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启发了人们环保的理念,“振兴乡村”化作保护环境的行动,一台台挖掘机开进了红九河,清理河底淤泥;一个个建筑队伍整理修建塌陷的河坡、栽树绿化;自来水送到家家户户,让村民喝上甘甜的水;排污管道的铺设,污水直接排进了管道;居民家的门前,每隔三四十米就摆放一个垃圾桶,每天有专人收集垃圾送到垃圾处理场。尤其是河长制的建立,层层落实了管理制度,每一个段面都有专人管理,经常看到他们划着小船,清理河里飘浮的垃圾,监督检查养殖场、废水的排放口……红九河获得了新生,红九河恢复了生机,重见了那清清的河水自西向东缓缓地流去,船只在河里顺畅往来,鱼儿在河里欢快游动,假日还有不少人 在河边垂钓呢!

迎着初秋的阳光,我漫步在红九河畔,记忆中的印象全部被刷新,那砖墙瓦盖的三间低矮平房,被一幢幢映在绿树丛中的两层小别墅所替代。当年砖渣子铺的耕机道变成了宽阔的公路,公交车一直开到家门口,每个村都设立公交站台,建起遮阳棚。一个个村部都建在公路边,为村民们提供便捷贴心的服务,村部的文化广场上配有健身器材,建起百姓大舞台,文娱演出好戏连台,村民们喜闻乐见。

漫步红九河畔,天蓝地绿水清,不由得心旷神怡,这正是人们梦想中的新家园!

生活随笔

建湖嵇绍波

我们这些乡间长大的孩子,都是精灵,通晓鸟语,懂得草舞,自然心仪蚕豆的舞蹈。

在一粒蚕豆里回乡

办公桌上,除了摆放着电脑、教材、备课笔记……必备的办公用品之外,左手边的桌角处,还摆放着一个玻璃瓶,玻璃瓶里原来装着的是甜甜的橘子果肉,现在装着的是蚕豆。

蚕豆,不是市场上或甜、或咸、或辣,精美包装在袋子里的那种,是年迈的母亲在乡间老屋门前的田地里种的,我用灶上铁锅炒的。

伏案工作累了,临窗沉思默想,我习惯性抬手摸向桌角的玻璃瓶,慢慢旋开瓶盖,倒几粒蚕豆在掌心里,用手指细细捏起来,一粒粒丢进嘴里,一声声“嘎嘣脆”响起,蚕豆原汁原味的香在舌齿间盘桓,牵引着我的记忆慢慢回到童年,回到魂牵梦萦的故乡。

比如此刻,我正将一粒蚕豆丢进嘴里,扶着敞开的玻璃窗,朝东方眺望。东方,正是我故乡的方向。楼下贴着围墙生长的林木里,一声声鸟鸣响起,鸟儿掠过窗子,叼起我渺远的目光,穿过茂密的林木,越过耸立的围墙,高过远处的楼宇……我相信,它们的翅膀最终会降落下来,在一个叫南塘的小村庄停住。

这座小村庄与别的村庄,没有什么两样,但却又是不一样,因为是独属于我的。每一条河流、每一块田野、每一条路,甚至一株草一根木都是影像师,忠实地记录收藏着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年,以及一切正急遽远去的记忆。

在我的印象里,经过三十年时光淘洗的村庄,没有变得破败没落,依然是我初中毕业后离乡求学时的模样,人丁兴盛、六畜兴旺。鸡鸣狗吠,父母及村庄里的人一声声呼唤着我的乳名。

在这一座并不算大的村庄里,我家唯一的茅草屋,风吹过,雨浇过,风景依然固执地矗立在那儿,门前的菜地谢了黄花,菜地前面的麦地里,麦子挺立着青芒,麦地和菜地之间站立着一排蚕豆,牵着两边田埂上的蚕豆,众星拱月一般,把麦地围在中间。

暖暖的风从麦地那边的河面上吹过来,挟带着氤氲的水汽,推动起一阵阵青色的麦浪,起伏着朝着我传递,接力的信使一般。田埂上的蚕豆婆娑起枝叶,翩跹的舞姿把一座村庄的幸福,编排成可以观赏的舞蹈,那些缀在枝叶中间的饱满的蚕豆,则是悬在腰间的环佩或系脚踝间的铃铛,一

阵淙淙接着一阵叮当,不绝作响。

我们这些乡间长大的孩子,都是精灵,通晓鸟语,懂得草舞,自然心仪蚕豆的舞蹈。姐姐有着女孩子别样的心思,欣然接受蚕豆的馈赠,采摘蚕豆带着茎的叶子做成毽子,在穿着花布鞋的脚上,蝴蝶一般飞来飞去。在姐姐心里,这也算是拜师学艺,以另一种姿态学习舞蹈。

男孩子的我,比较笨拙,没有姐姐灵巧的身姿和技艺,只能侧立一旁,把目光附着在毽子上,跟着一起飞,没进枝叶婆娑的蚕豆里,一弯腰,一探手,迅速地扯下两个蚕豆荚,剥出一粒粒蚕豆丢进嘴里,调动起舌尖上的味蕾,慢慢抵达蚕豆的清香和微甜。

那时,庄户人家的土地,主要是用来种植庄稼或可以填饱肚子的植物,像蚕豆用来解馋的植物只能在田埂上,或者拾边地上零星种植,注定是少数,不能放开肚皮海吃。当然,这不是铁例,母亲有时会剥一些青蚕豆拌上小咸菜,煮上一大海碗。一家人围着小木桌坐下,呼噜噜地喝粥,能喝出满脸快意的汗水。

待到蚕豆老熟时,母亲会舀上一瓢,淘洗干净倒入铁锅里,我坐在灶下烧火,母亲站在灶上拿着铜铲炒,一阵“噼噼啪啪”之后,蒸腾的浓烈香味弥漫开来。母亲用铜铲挑起几粒蚕豆丢在灶台上,让我试尝,我说熟了,母亲先盛上一小碗给我当零食,然后再在锅里倒上水撒上盐,我在灶下添一把火,接着利用肚膛里的余火小煮一会儿,起锅时再撒上蒜泥,美美的蚕豆咸就调制成功了。

姐姐早早地搬出小木桌和板凳,放在门前的楝树下,摆上碗筷等,忙了一季的父亲安稳地坐着,倒了一小杯酒,“滋”的一声喝一小口,然后咂巴着嘴,再搛上一粒蚕豆,把布满辛劳和汗水的日子咀嚼出活色生香的滋味。在父亲的酒香里,我一边从口袋里摸出一粒蚕豆,在牙齿间咬出一声声“嘎嘣脆”,一边放纵地玩着快乐的游戏。

如今,我已经人到中年,但是牙口依然很好。用力咬下嘴里的那一粒蚕豆,“嘎嘣脆”的声响里,我仿佛看到了去世多年的父亲,又鲜活起来,还是原来的模样,坐在门前的楝树下,端起了酒杯……酒香慢慢爬上我的鼻尖。

秋游响水湖

秋天的早晨,凉风习习。风姐姐携来了一封秋妹妹写的信,信上说:秋天来了,我在响水湖公园等你。我和先生兴致勃勃去公园寻找秋的足迹,感受秋的韵味。

我们沿着弯曲蜿蜒的公园小路前行,路旁的小草不再郁郁葱葱,它慢慢地褪去绿色夏裙,换上一件黄色风衣。秋风瑟瑟,道旁的树叶时有飘落,宛如天女散花,又似蝴蝶翩翩起舞。树木也穿上“新衣”,有穿着金色外套的梧桐树,有穿着墨色旗袍的银杏树,有穿着墨绿色短打的松柏……它们叶子像手掌,像小船,像扇子……梧桐叶在林间飘荡,在飒飒秋风中打着转、跳着舞。最终像个“跳伞员”,慢慢悠悠地飘来,飘落一地梧桐叶,就好似一张华丽的金色大地毯。踩在它“身上”总是发出“沙沙”的响声。这时我会感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!

林间小道的右边有一个荷塘。不再有“接天莲叶无穷碧”的壮观,更别说“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的壮美。只有一枝荷花独秀荷塘中央。满眼是花残叶落,一阵风吹来,一池的荷叶像一群舞女,在轻盈地旋转。挺立在枝头莲蓬里的莲子宝宝们,正咧嘴朝我微笑!水底白白胖胖的莲藕好像也踮着脚在跟我打招呼!

公园里的花儿不多,只看到“盛夏绿遮眼,此花红满堂”的痒痒花紫薇。有开在《诗经》里的木槿花,还有那盛开的夹竹桃,像少女粉面含春的脸,白的细腻如雪,红的浪漫甜蜜。

不知不觉来到湖中小桥中央,放眼远望,蓝蓝的天空,清清的湖水,微波荡漾的响水湖在阳光的照射下粼粼闪光,婀娜多姿的柳丝如同少女的秀发,在波光中轻轻拂动,如梦如幻。秋风吹来,湖水微波荡漾,涟漪一层层地散去。湖水中倒映着白白的云,青青的草,火红的树,像一个水上公园。

桥边或小溪环绕、或荷塘为畔,溪流池塘边开了些白花的蒲苇、“水上天堂鸟”美誉的再力花、芦苇等湿地水生植物,桥周的绿地丘坡上灌木葱郁,姿态优美,花色丰富,色彩艳丽,还有皎若芙蓉出水、艳似菡萏展瓣的“芙蓉花”,夹桥欢迎游玩之人,令人流连忘返。

一桥一景、景景有别。再沿健身步道前行,湖中莲荷叠翠,路边垂柳婀娜,绿草如茵,几只花喜鹊在草坪上忽飞忽落,与湖中悠然觅食的水鸟相映成趣。

时光匆匆,游玩的人陆续离开,望着风景如画的湖景生态公园,我虽意犹未尽,但也只好挥挥衣袖,作别冉冉升起的朝阳。

登瀛

刊头书法 暂 科 书

